

草色

caose

东京狂语

葛笑政 王慧艳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草色

葛笑政 王慧艳 著

caose

东京狂语

大眾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草色/葛笑政, 王慧艳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1. 6

ISBN 7-80094-990-7

I. 草... II. ①葛... ②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034435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21号)

邮编: 100021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8.875 字数 191千字 插页 2

2001年9月北京第1版 200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定 价: 15.50元

故事梗概

小島夫妇应邀来华参加纪念中日邦交周年书画展，谁想刚刚抵京便在饭店遭遇不测，夫亡子伤，惟有妻子小島美枝幸免于难……刑警队长锁金平在调查此案时，发现受害人的物品中仅丢失一幅并非稀世之作的书法作品，且受害人之妻小島美枝对此案的态度令人生疑……由此引出一段在日本发生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中国姑娘杨荻初到日本即被好色的表姐夫古藤污辱，却碍于表姐的前途而无法将其送上法庭。杨荻偶然结识了中国入季文昌，在他的帮助下找到了工作并离开了表姐家，季文昌与杨荻间的感情继续发展，最终结下海誓山盟。

不久，季文昌因签证被拒签，一波三折，两人误中他人圈套，劳燕分飞……杨荻嫁给了日本人小島。最终，本可逃脱的疑犯却意外地投案自首，更为出乎意料的是，小島美枝突然宣称自己是元凶……

【一】

1992年8月25日，北京。

盛夏的热气像一道道巨浪在整个都市里翻来涌去，午后的太阳更像一个要将人烤焦的火盆罩在人们的头顶，都市仿佛在张着大嘴拼命地喘息着，那些疲于奔命的车辆似在柏油路升腾的水蒸气中飘摇、抖动着。

一辆藏青色的雪铁龙出租车穿过众多的车辆，稳稳地停在了江山饭店门口。出租车里坐着一位穿着高雅的女人，只见她不慌不忙地打开咖啡色手包，从钱包里抽出几张外汇券递给司机，而后摆了摆手示意对方不用找钱。

受宠若惊的出租司机连忙下车，抢先一步手脚麻利地为客人打开车门。女人抿着的嘴角处挂着一丝有节制的微笑下了车，迈着温文尔雅的步伐朝饭店里走去。

“谢谢，谢谢！”出租司机情不自禁地冲着女人的背影连声道谢，他还是头一次遇到出手如此大方的日本人呢！

“请。”站在饭店门口的侍卫彬彬有礼地为女人拉开门。

女人谦和地点了一下头，用日语说了句谢谢，穿过大厅，走向电梯。随着悦耳的铃声，电梯门开了，女人走进空电梯，按了一下关门的按钮，又按了一下6字，电梯徐徐上

升。

女人刚走出电梯，会说外语的饭店女服务员便客气地向她打着招呼：“您回来了！”

女人微笑着冲两位漂亮的女服务员点点头，向 6012 房间走去。

“啊——！”

突然，宁静的楼道里传出一声恐惧而凄厉的喊叫声，随后楼道里又恢复了平静。

【二】

东京的三月，冷风袭袭，然而不少女人都已换上了春装，早早就把个东京点缀得既温情又俏丽。此时各式的春装已经上市，许多商店门口挂着“昭和 59 年（1984）春服新登场”的条幅，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

中野区丸井百货商店停车场上一辆普通丰田汽车旁站着一对男女。女的名叫杨荻，二十四岁，刚来东京不久。男的名叫古藤，四十二岁。古藤手里拎着几个盛满商品的购物袋，正对着杨荻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

“不要急着回去嘛，再往前走就是新宿了，到了新宿那才有得转呢，京王百货、三越百货、地下商业街、歌舞伎街，全在那里，那可是全日本最有名、最热闹的地方了。不去新宿就等于没来过东京呀，难道你不想去看看？”

杨荻垂着头咬着唇，脸上流露出烦躁不安的神色。

“我想回去了。姐夫，回去吧。”杨荻终于将几个日文单词勉强地组合在一起生硬地说。

“杨桑，你真是固执，这么早回去干什么？等霓虹灯都亮起来……”古藤说着靠近杨荻，想用胳膊去搂杨荻的肩头。

杨荻下意识地闪开身子，慌张地躲到车尾部，嘴里尖声喊着：“回去，回去，我要回去。”听到杨荻的喊叫声，一些过往的行人好奇地向他们张望，远处一个巡警也听到了杨荻的喊声，向这边悠忽而来。

古藤无奈地摇摇头，叹了口气道：“好吧，我们回去，我们回去，我们这就回去。”

古藤将手里的购物袋放进汽车，又为杨荻打开了汽车前门。杨荻瞥了古藤一眼，走到后边自己打开车门坐了进去。

“真不知你是怎么想的？新宿好玩的地方可多啦，咱们在那里玩够了，我再带你去吃日本料理多好……”

古藤不情愿地坐进了汽车驾驶座上，不厌其烦地絮叨着。

其实，对于初次出国的杨荻来说，东京的一切都是新奇美好的，杨荻怎么不想好好看看这座美丽的城市，早在国内时她就听说过热闹非凡的新宿商业街。来东京两个多星期了，表姐萍萍一直抽不出时间来陪她，只好由姐夫古藤带她出来转转。这一切本来很正常，虽说姐夫是个日本人，但总还算是沾亲带故的人，杨荻在古藤家已住了这些时日算不上陌生，犯不着客气。但今天却有所不同，一离开表姐家，古藤不但话多动作也多了起来，一会儿摸摸她的头，一会儿抚抚她的肩，一会儿捏捏她的手，还不时用一双色眯眯的眼神出神地盯着她，杨荻感到很不舒服，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此刻，见古藤还在喋喋不休，她陡然放大嗓门喊起来：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古藤被杨荻的声音吓了一跳，扭头怔怔地看了看杨荻，然后尴尬地皱了皱面部的皮肤充作笑意，不得已地说：“好

好好，回家去……”

汽车终于启动了。

夕阳斜下，紫色的余辉凌乱地撒在楼宇西侧的山墙和玻璃上，几乎所有的色彩都在向西倾斜，高楼大厦越来越清晰，周围的气氛也变得更加喧沸。

“怎么样？真不想下车转转？这就是新宿了。”

古藤减慢了车速，腾出一只手指指窗外林立的大厦和繁华的街景。

“不，不。”杨荻的声调已经不再那么强硬，她几乎是在哀求古藤。

“我们是在回家的路上，这条路更好走，还可顺便让你看看新宿美丽的街景，要不然回去我怎么向你姐交待？转了半天连新宿都没来……”

古藤狡黠地笑着。

汽车绕了个弯儿，驶上了另一条路，古藤的嘴没闲多长时间又开始絮叨起来。

“这是日本最有名的东京塔，比法国的埃菲尔塔还高呢！下个星期我带你来玩，这里是……”

一路上，古藤不但唠唠叨叨，还不时地透过反光镜瞄上杨荻一眼，那眼神令杨荻感到不安。杨荻不得不侧过脸望向窗外，可是多美的景致也无法进入她的视线，她觉得汽车行驶在一条漫长而无止境的路上。

汽车终于在家门口停下，杨荻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不等车子停稳她已打开车门跳了下来，匆匆跑上楼去。

“啊，小荻，这么快就回来了？”

没等杨荻敲门，听到铁板露天楼梯咚咚作响声，扎着围

裙的萍萍已经打开门迎了出来。

“姐……”

杨荻努力作出一副笑脸。

“玩得高兴吗？知道东京是个什么样了吧？我和古藤结婚都两年多了，他也没这么好好带我出去玩过，总是忙，要不就出去喝酒。算你有福，一来日本就有人带你出去玩，哪像我刚来日本时，无亲无故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干……小荻，再有几个月我就能拿到永居的签证了，到那时，我一定要辞了工作好好休息休息，咱们一起出去玩个痛快，什么横滨富士山啦，什么九州北海道啦，这么小个国家，有个十来天就转遍了。”

萍萍正说着，见古藤提着几个大纸袋走上来。

“买的什么？”

“噢，是给你妹妹买的衣服，你看她穿的，太寒酸了，所以就给她买了几套。”

“让我看看，都是些什么样的衣服？”

萍萍用毛巾擦擦手，接过古藤手中的购物袋，和杨荻一起进了屋，当下就把购物袋打开，伸出里面的衣服。

“喏，真漂亮！”

萍萍把衣服一件一件地在自己身上比照看，语气里不无妒忌。

“姐，你穿吧，你穿起来更好看。”

杨荻木然地看着表姐两只闪光的眼睛。

“这哪行，这是你姐夫给你买的，其实应该我带你去玩，我给你买衣服，不过你姐夫就代表我了。”

杨荻走到萍萍背后，解下萍萍身上的围裙系到自己身

上，一转身走进厨房。萍萍把衣物放回到口袋里，跟了过来。

“小荻，你怎么了？不高兴了？”

直到此时，萍萍才感到杨荻脸上的神情不太自然。

“没什么姐，跑了一天有点累。”

杨荻没有回头，手中的炒菜铲不停地搅着锅里的菜。

“你累了，我来吧。”

没等萍萍伸手，古藤从萍萍身后挤上来。

“你们都休息吧，我来做饭。”说着伸出手一把抓住了杨荻握着的炒菜铲。

“你要干什么？”

杨荻像是被火烫了似的，一松手，炒菜铲“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

古藤忙哈下腰去捡，萍萍却乐了。

“喂，我说你这两天犯什么病呢？昨天要帮着洗衣服，今天又要帮着做饭，你这个甩手掌柜的怎么变得勤快起来了？你知道洗衣机该怎么用吗？你知道哪个是盐哪个是糖吗？得了得了，还是我来吧，你俩都累了，都休息去吧。”萍萍转对古藤说：“说老实话，你们日本人最不会做菜了，所以才总吃生的。”

古藤并不介意萍萍说了些什么。杨荻发现古藤正在盯着自己，她立刻避开古藤的目光走到萍萍身旁。

“姐，还是我来吧，你打了一天工，也累了。”

“让你去休息，你怎么又来了，你这个人呀，就是闲不住，也好，在这儿陪我说说话。”

这次古藤没再跟着凑过来，他回到屋里坐在榻榻米上，

隔着木拉门望着萍萍和杨荻，呆想着什么。

“姐，”杨荻压低嗓音哀求道，“你就帮我找份工作吧！平时你们都上班，就我一个人在家呆着，一点意思也没有，再说总吃你们的，用你们的，我心里也……”

“着什么急，你才来几天？现在不好好玩一玩，等一开学想玩儿都没时间了。”萍萍的手和嘴都不闲着，“我刚来时也跟你一样，总想着以后玩的机会多的是，结果到现在还有很多地方没去过。再说，姐姐又不是养不起你，你能花几个钱？别急小荻，先趁这段时间好好转转东京，姐夫又有车，让他带你多玩几个地方，等开了学，我就帮你找份工作。”

“姐……”杨荻把滑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好了小荻，别再说这话了，我知道你的心情，刚到日本来的人都这样，希望能挣到属于自己的钱，其实根本不用着急，日子还长着呢，有你受苦的时候，去，把饭菜摆好吧。”

萍萍把炒好的菜盛进盘子里递给了杨荻。

吃过饭，天已经黑了下来，仨人看了会儿电视，因杨荻一个劲儿地打哈欠，大家也就收拾收拾早早地躺下了。古藤一个劲儿抱怨说今天是他有生以来睡觉最早的一天。

杨荻逃也似的回到了属于她自己的小屋。古藤家是个两室的和式房间，说是两室，但由于是套间，外侧的一间是连接卫生间和厨房的惟一通道，与里屋只隔着一道木框纸板拉门，白天只能当门厅使用。古藤在一家公司上班，属于白领阶层，房子是公司以优惠价租给他的，他和萍萍住里间，外间的一侧放了些杂物，另一侧便是杨荻晚上栖身的地方。

杨荻把床垫铺好，把木框纸板拉门关严，舒舒服服地躺

进被窝里，痛快地打了一个哈欠，闭上眼睛想着自己的心事，她常常是在无尽的想象中入睡的。

萍萍是杨荻姨妈的女儿，杨荻从七岁起就寄宿在姨妈家，可以说是和萍萍一起长大的，她们相处得很好，如同亲姐妹。

日本首相中曾根上台后向联合国保证开放日本，使日本走向国际化，并在本世纪末接收十万外国留学生，加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给了萍萍留学日本的机会。萍萍来日后结识了古藤并很快嫁给了他，算是在东京立住了脚，随后萍萍为杨荻垫付了所有前期开销，由古藤做保证人，将杨荻也办到了东京来。正因为如此，杨荻非常感激萍萍和古藤，到表姐家后她便不遗余力地帮助做家务，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几乎无所不干。杨荻不怕吃苦，她觉得在表姐家这些天过得很愉快。只是今天她跟着古藤上了一趟街，才生出阵阵恐慌的不安来，可又觉得无法对表姐说。现在她一心只盼望着早些开学，表姐早些给她找份工作，她希望挣到属于自己的钱，希望有个自己安身的地方。一个哈欠，又是一个哈欠，杨荻也不知为什么今晚的哈欠这么多，她熄了灯，小屋顿时被黑色罩住。

不知何时，窗外响起了嘀嘀嗒嗒的落雨声，那淅淅沥沥的春雨清晰地打在屋檐上，一丝寒意从窗缝中挤进来与黑暗拥抱在一起，她不禁往被子里缩了缩身子。

冷暗中，透过薄薄的木框纸板拉门，杨荻隐约听到从里传来一阵低微的窃窃私语声，不一会儿低沉的咕噜声和轻柔的话语声混在了一起，搅得杨荻心烦意乱，她索性用被子把头蒙上。漆黑室闷中的宁静很快又被屋后铁道线上过往的电

车轰鸣声打破，那轰轰隆隆的声音仿佛是从心头滚过，让人坐卧不安。

电车的流动终于停止了，里屋也没了声响，周围变得空寂异常，只有那淅淅沥沥的小雨似一位哼着催眠曲的母亲，轻轻慰抚着杨荻混沌的思绪，使她沿着梦之河向下游漂去。

“我要带你去富士山，我要带你去东京塔，我要带你去银座……我要你去，你必须去！”

一个人在不断恶狠狠地冲杨荻喊叫着，杨荻感到非常害怕却又辨认不出那人的面容，她想夺路而逃，可是她的面前总有一辆破旧的老爷车伴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挡住她的去路。她感觉到有一只巨手正向她伸来，就在她被那只手抓住的一瞬间，她的身心崩溃了，她突然感到全身松软气力全无，她想喊，但一点气也出不来，她想挣扎，但一点也动弹不得，那只手在她的躯体上肆无忌惮地移动着……

杨荻从极度的恐惧中惊醒过来，在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她发现一条黑影从木框纸板拉门的缝隙中窜了出去，几乎就在同时，木框纸板门发出极轻的碰撞声，一道穿过外窗射进屋来的微弱的街灯被木门挡住。房间回复了片刻的宁静，接下来听到的是古藤熟睡的鼾声。

杨荻一时没有弄清是梦境还是错觉，慌乱地在被窝里摸索了一阵，她没有摸到任何东西，只摸到从皮肤渗出的一层虚汗。就在这时，她察觉到自己的内裤被撸到了膝头，她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究竟发生了什么？那条闪出去的黑影和木门发出的声音是真的吗？她被自己的念头吓住了，不由裹紧被子。杨荻再也无法入睡，死死地盯着那扇黑洞洞的木门。

也许已经到了后半夜，屋檐上的嘀嗒声越来越稀疏，最终停顿了下来，周围变得异常寂静，静得令人透不过气来。杨荻内心的恐惧渐渐平息下去，当她确信没有威胁存在时，起身披上件衣服赤着脚打开一扇小窗。雨后的夜伴着清新的空气一下子涌入窗内，杨荻深深地吸了口异国的空气，体味着湿润中微微的苦涩。阴沉沉的夜空里没有星星，窗外一盏孤独的街灯呆滞地注视着杨荻，而她觉得自己比没有生命的街灯还要孤独。

“妈妈！……”

杨荻在心底呼唤着，立时一股从心灵深处涌出的泪水顺着脸颊淌下。如果妈妈还在，她也许不会来到这异国他乡，如果妈妈在她身边，她什么都不会害怕。但是，妈妈早已在鼎沸的喧闹声中从她幼小的视线中消失了，她只依稀记得那条从空中徐徐飘落的血红的围巾。杨荻用手背在脸上擦了把，伤感地望着晦冥的夜空，她就这样凝视着茫茫天宇一直挨到了天亮。

“早晨好！”

木拉门打开时杨荻听到古藤的问候声，她揉揉红肿的眼睛胡乱应了声。

古藤穿着一身肥肥大睡衣，显得很臃肿，他的脸色很好，满面红光。古藤诡异地冲杨荻笑了笑，嘴里哼着曲里拐弯的小调穿过杨荻的房间向卫生间走去。

“小荻，帮个忙，把卫生间里的摩丝拿给我。”正在里屋梳头的萍萍喊了一嗓子。

杨荻应了声却没有动，她想等古藤出来后再进去拿。可是等了好一会儿也没见古藤出来，那支曲里拐弯的小调伴着

哗哗的流水声始终飘浮在耳边。

“小荻，快点行吗，不然我就来不及了。”萍萍催促着。

“来啦，来啦。”杨荻忙不迭地应着。

杨荻不情愿地走进敞着门的卫生间，古藤正在洗漱，宽大的身躯恰恰挡在镜箱前。杨荻小心翼翼地伸出手，绕过古藤去拿搁在镜箱上的摩丝，这时她发现古藤的一只手也伸了出来，杨荻以极快的速度抄起镜箱上的一只小罐返身跑出了卫生间。卫生间的古藤仍在若无其事地哼着小调。杨荻回到房间里把小罐交给了萍萍。

“小荻，可得好好学习日语呀，否则上街买东西都是个麻烦事，看你拿的什么，是发胶。”

“那上面写的都是些片假名，而且瓶子都差不多……”杨荻解释道。

“算了。”萍萍探身冲外喊道，“古藤桑，把摩丝给我拿来！”

“等会儿。”

“还等什么？都八点多了，再不快点就晚啦。”

“姐，你们今天出门？”

“今天约好了去一个朋友家，中午在他家吃饭，白天你出去买些菜，晚上我们回来吃。”杨荻一听说古藤也要出门不禁高兴起来，她觉得自己一个人在家最安全。萍萍放下眉笔，从手包里掏出五千日元递给杨荻。

“买菜剩下的钱你喜欢什么就买点吧。”

杨荻接过钱，犹豫了一下才开口道：“姐，你就费费心帮我打听打听工作的事儿吧，这么待着，总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怎么又提这事儿？小荻，不是姐不愿意帮你找工作，实话说吧，刚来日本的人找工作都很难，说也说不好，听也听不懂，谁愿意雇个聋子哑巴？”萍萍见杨荻沮丧地垂下了头，心里一软，叹了口气宽慰道，“别急，小荻，我们今天去的那个朋友家就开着一个料理店，不知他那里要不要人，我问问，如果行就让你去，你就踏踏实实地待在家里，啊？”

杨荻还能说什么呢？萍萍是好话赖话都说了，只能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出屋准备早餐去了。

杨荻离开后古藤走进屋来，他把摩丝放到萍萍眼前，然后懒洋洋地躺在了榻榻米上。

“萍，你妹妹为什么不高兴？”

“她呀，一门心思想找份工作。”

“哦——”

古藤听了这话松了口气，他把手枕到脑后勺，眼望着天花板似在琢磨着什么。

“喂，你不换衣服还躺在那儿做什么？”

萍萍嗔怪地拍了古藤一下，用力想把他拽起来。

“萍萍，我不想去了。”

说罢古藤索性闭上了眼，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

“什么？你昨天不是答应得好好的吗？怎么睡一觉就变卦了？”

“昨天带你妹妹跑了一天，夜里又没睡好觉，一点劲儿也没有，实在不想动啦。”

“还不到四十就这副德行样，不想去你早说呀，也好打电话告诉人家一声。已经答应人家了现在让我怎么跟人家说？”